

筆

生

花

中





筆生苑

中

笔生花卷三

第十二回

谐夙愿惊失仙踪 悟玄机试挑女侠
省慈帏智逐顽徒 扶弱嫂重惩恶妾

爆竹声中又一年，由来心绪总纷然。千虑集，百忧煎，欲遣穷愁愁更添。别亲闹，自赋于归无善状，遭恶口，难当毁谤布流言。诚也知，性耽寂寞甘于淡，怎奈教，世有炎凉重在甜。怕的是，喋喋不休耳畔语，愁的是，朝朝欲断灶中烟。每怀惭，儿曹鲁拙难为教，更念切，母族萧条不似先。一自那，老父归来悲弃世，即便使，家门颠沛遇迍遭。赋闲居，诸兄沦落锥难立，存苦志，寡妹伶仃针代拈。实堪嗟，望七萱帏垂暮景，当斯际，惟余涕泪日涟涟。窃思予，先君一世人忠厚，里党中，品学堪推两字兼。论家风，祖籍淮阴原望族，评事业，官居学博奉先贤。这其间，化行士俗敦儒教，这其间，晚隐乡居少俸钱。真个是，不作风波于世上，真个是，绝无冰炭置胸前。重伦常，言惟礼学心无苟，余旨蓄，惠及贫寒志不慳。似这般，遗泽后人该乐业，却不道，而今天道曲还偏。这年来，六亲同运皆如是，竟不觉，搔首呼天欲问天。一桩桩，已见愁思如丝结，偏又值，连朝春雨苦绵绵。情悒悒，意恹恹，只得个，遣闷抽毫续旧篇。造荒唐，随兴编来随笔落，写出了，许多变幻万千言。拂花笺，前文接叙重新说，提到那，圣上皇恩赐妙缘。

话说前集书中提到天子赐婚文王二姓，当时诸内监奉旨送亲，便乃分头而去。

不说那，杜家见女怎欢肠，单将这，得意文君表细详。奉纶音，便与泰山同计较，居客寓，诸般无备怎排场。那一位，姜公听说微含笑，便和他，峻壁孩儿语共商：汝可知，为父但知诗与酒，于这些，世情俗务却平常。

果是此情，如何办理方好？少刻新人到来，洞房作在何处？一切应用，也该早些命人伺候，莫教一无所备，临时忙乱不迭，却不成个体统。

当时是，小峰尚未答椿年，走上芹童插口言：接新人，恁事不难多易办，循旧例，吾家公子惯从权。前与他，慕容小姐完姻眷，止不过，小小三间草屋檐。拜喜神，一样尚成花烛礼，何况这，高厅大厦广亭轩。

小的看这后面，霞照堂旁侧进去，有座宜春馆，一统三间，十分精致。将来做了洞房，铺设起来，岂不甚妙？至于悬灯结彩，以及招呼傣相、喜娘、乐人、鼓手、厨役，安排喜酒等事，那是更容易了。只要有人手，有银子，立可齐备，值甚大事！

几句话，说得诸人笑起来，文公子，将言叱骂小奴才：无忌惮，不成材，谁要尔来口乱开？说得童儿低了首，谢家公子笑盈腮：劝文兄，不消嗔怒加呵叱，我看这，尊管之言是妙哉。句句说来多在礼，你倒是，依他调处莫迟挨。少霞闻语犹无答，姜工部，点首当时做主裁。一笑慌忙传下命，便将那，三家奴仆一齐差。好忙呀，但只见，一班奴仆乱奔忙，立刻调停急就章。几处厅堂珠幌动，数重门户彩球扬。支绣帐，设牙床，收拾书斋作洞房。又要去，招唤各行人伺候，一个个，寻张问李走街坊。这番忙乱真无比，直闹得，鹊噪鸦飞短共长。幸喜人多兼手敏，不一会，

箫韶早听奏笙簧。慌促促，闹嚷嚷，等候仙娥降七襄。文少霞，喜续佳姻深得意，忙换上，华冠盛服候新娘。姜状元，于时也便更冠带，更及那，乃岳司空并谢郎。此际谢郎开笑口，说道是：文兄休得太仓忙。喜而今，诸般草率粗完备，怎忘记，预赋催妆诗几章？久得知，惠妹才华深似海，恐效那，关门苏氏考新郎。须打点，早提防，赋新诗，与我平章先一商。说得个，文炳面红轻一唾，请你这，诙谐使者莫颠狂。姜侍郎，爷儿见此齐含笑，文公子，触起心头事一桩。

呀，被他取笑取笑，倒提起我一桩心事来了。

无端胶续慕容纯，切休教，此事传闻与玉人。要须知，自古裙钗多妒意，如悉此，定然怨怼我无情。恨薄幸，使娇嗔，怎得调和瑟与琴？恁情由，瞒着此时休说破，后来设法另调停。少霞想罢抽身起，转步当时入后屏。举手暗招姜峻壁，倒把个，状元玉面泛红痕。起身无奈相随去，来到幽居霞照厅。修撰将言含笑问，未知道，姊夫相召为何因？少霞一笑详其故，这件事，望勿相传令姊闻。自愧愚兄多不是，恐他闺阁意难平。敢求贤弟将兄语，转达堂前尊大人。文公子，言罢慌忙深一揖，抬头一看面红生。原来却是春溶至，悄步潜踪在后听。一笑哈哈双拍手，问言兄等作何情？言悄悄，礼深深，令我心中好不明。这其间，莫是新郎先演法，舅兄权当嫂夫人。说得个，小峰不觉通红面，唾一口，不睬春溶往外行。文炳时间心亦恼，忙说是：吾兄何乃太狂轻。常乱道，惯胡云，可晓而今是翰林？

也该放尊重些方好，怎尚如此一味的诙谐儿戏，忒也无谓了。春溶笑道：真正奇事，小弟与兄讨了便宜，反蒙责备，这倒好笑。难道翰林从来配是哑子做的不成？

正当喧笑后堂中，忽听得，炮竹之声响震空。却是仙娥来下降，三通诗赋请乘龙。文君整肃徐行出，谢探花，含笑慌忙在后从。

同向前堂来接待，那一班，内官称贺笑融融。姜侍郎，爷儿翁婿多谦逊，只为彼，奉旨而来礼倍恭。望阙谢恩香案撤，回身方始见诸公。含喜色，带春风，礼毕分宾茶一钟。略叙寒暄三五句，诸内使，慌忙催促急匆匆。

鸾轩已降，休得迟延。快请新人出轿，与文翰林拜了花烛，好让咱家复旨去也。姜公欠体道：今日蒙圣上逾格宏恩，赐还弱女，与小婿复谐旧盟，实乃喜出望外。更劳天使亲送，却教何以克当？只好权将水酒一杯，少申敬意，千乞赐光为幸，敢请公公们宽坐。众内监听说，亦欠身笑答道：岂敢，岂敢。姜大人言重了。今日天子厚恩，尊潭洪福，故使珠归合浦，璧返赵庭，才子佳人，复为连理。如此喜事，谁能如之？咱家当得效劳，叨饮一杯喜酒，大人休作过谦。言罢，便命左右，服侍新人上堂，共拜花烛，早结良姻。

于是那，一派箫韶奏两廊，点起了，双枝宝炬亮辉煌。喜姬们，彩舆扶出如花女，低罩着，红锦兜头袱一方。俟相三通诗赋念，才郎美女立成双。参天地，谢君皇，交拜完时见合堂。先拜送亲诸内使，齐称不敢站边旁。回来方始参尊岳，姜工部，看看新人看乃郎。暗忖真教奇怪也，却不道，化成一对凤和凰。春风满面难禁笑，只得个，忍耐低回假整裳。举袖方才回了揖，亲身扶起美东床。礼完又见同班辈，姜峻璧，郎舅齐称不敢当。回礼罢时重作贺，随身玉珮响叮当。一时礼毕新人退，红绿牵巾入洞房。撒帐坐床沿俗套，喜茶百果献糖汤。少霞亲与除红袱，揭去方巾现粉庞。至此不禁悲更喜，凝眸详视女红妆。真国色，实天香，妙态风流仍似常。看起来，半点无差姜峻璧，评将去，三分犹逊状元郎。心辗转，眼端详，早听那，外面相邀饮酒浆。只得起身来出外，随乃岳，相陪天使进瑶觞。时间只有姜修撰，避嫌疑，不肯陪宾在外厢。推说有些身不快，独一个，潜行悄入那新房。

一声轻嗽牵帏幔，惊骇了，惜惜怜怜二女郎。

啊呀，好奇怪。这是谁人？怎生得与姜小姐面貌犹如一块印成的？

不说惊猜二女奴，那旁边，一双喜媪亦模糊。同细看，共呆觑，恍惚之间语尚无。却见新娘身半欠，倚罗帏，春风满面便招呼：

贤弟，别来无恙否？恭喜高擢巍科，瀛洲独步，居然第一人了，这生涯可有兴耶？

状元见说带春风，也只得，一笑含糊叫女兄。招展红袍深作礼，倒身一跪近娇容。蒙大德，泐私衷，小弟是，惟有焚香谢望空。此际月仙忙答礼，上前扶起状元公。言悄悄，笑融融，挽入罗帏绣幔中。并坐纱厨同款曲，姜修撰，将言带愧托重：少时新婿归香室，求仙姊，切勿登时道破依。莫谓仙凡难伉俪，昔年也，天台刘阮喜相逢。祈委曲，乞通融，索性周全有始终。言讫状元重揖作，胡月仙，春风一笑告情衷：

状元来意，奴已久悉，不劳赘述也。

文君与你缔丝萝，夙约三生缘分多。虽则教，目下灾星犹未退，少不得，他年琴瑟自调和。美良缘，如何劝我将卿代？奇遇合，鸠鸟难于占凤窠。不须提，阮肇刘晨当日事，可也晓，奴须不是那仙娥。这无非，一时游戏将卿替，岂有个，李代桃僵终世讹？道罢仙姑相视笑，姜公子，闻言不觉蹙双蛾。心辗转，意推磨，这隐事，立辨真诬却奈何？只得起身重拜恳，那新人，见斯笑把柳腰呵。双垂红袖亲扶起，便道何为礼忒多。

状元放心，不消惶惑。这期间，奴自有道理，断不误汝便了。

端为那，玉皇念你孝心虔，因此便，造化教卿幻作男。好让你，彩戏娱亲酬素志，好让你，涓埃报国冠前贤。真果妙，是堪欢，富贵荣华总占先。言讫月仙重又笑，倒惹得，小峰亦放两眉尖。

暗笑仙姊一派的诙谐游戏，究不知是真耶假耶？果不误我方好。

正自沉吟笑亦嗟，忽听得，外边一阵闹喧哗。却原来，喜筵已散宫官去，谢公子，送入新郎文少霞。携手双双来洞室，状元迎面添花。春溶含笑开言说：怪不道，到处寻来不见他。

原来潜躲在新房里面，与令姊攀谈。小峰道：好好的又寻我做甚？春溶笑道：寻你同来观看新人，不道你倒在此，先骗过弟也。小峰道：又来胡说了，难道我自家手足，也不认得面貌，要随你来观看不成？春溶笑道：如此说，你便不看，我却是定要看的。

一壁言时揭锦帏，手持绛烛照蛾眉。刚刚举目抬头处，只听他，失口狂呼步退回：

啊呀，啊呀，好怕人也！

谢公子，啊呀连声退出来，将一只，烛台失手落尘埃。少霞峻壁深惊骇，急问缘由甚怪哉。取笑诙谐犹自可，莫教作闹不成才。春溶听语惟摇手，说道是，为看新人倒吓呆。

文兄妹丈，你二位快去看来，表妹不知何处去了，只有一个妖怪坐在那厢。

青面獠牙凶亦奇，血盆大口赛于狮。铜铃两眼双珠突，却将我，一看之时早吓痴。姜小峰，听此分明微一笑，想必是，仙姑作耍故如斯。止有他，新郎不信荒唐语，忙点起，绛烛亲将手照持。

移步前来，揭起绣幔一照，只见仍是一位百媚千娇凤冠霞佩的新人坐在床上，几曾有甚妖怪的形像？

当时不禁笑洋洋，便道兄言惯发狂。好好新人歛锦帏，何来妖怪坐牙床。真好笑，造荒唐，不信之时再看详。谢春溶，听此十分心骇异，立起来，正思复眼看新娘。

刚立起来，谁知忽然一个头晕，金花满眼。自觉地转天旋，

立脚不定，只得仍又坐下。

十分难过皱眉头，峻壁观之问事由：何故吾兄重坐下，似这等，面容改色眼频揉？

春溶答道：正是奇怪。不知何故，忽地头晕起来，贱体甚觉不快。小弟可不看新娘，要失陪二位，先去睡了。

言讫抬身别蔚君，小峰当下也辞行。新郎秉烛亲相送，各自归房不必云。单说少霞回洞室，花筵铺设早完成。炉添沉速香风暖，案列珍羞美味陈。一对金杯斟酒满，双枝彩烛插花新。罗帏扶过神仙女，对坐新郎左右分。怜惜双姬傍侍立，文公子，今宵喜遂美良姻。心得意，面含春，自举瑶钟奉丽人。此际新娘真脱套，含欢称谢啖新莺。抬翠袖，举金樽，回奉多才文翰林。新婿躬身含笑接，那旁边，侍儿喜媪笑吟吟。三巡酒罢花筵撤，婢姬等，收拾完时各转身。公子自将门掩好，回身移步近佳人。携玉手，傍娇身，昵视花容掇去魂。真个是，万种风流花解语，真个是，十分美艳玉生春。暗思若与姜郎比，略欠无非三二分。自是娇娃新病起，因而清减旧丰神。

好笑我常见小峰容貌，回思表妹芳姿，宛如一板，半点无差。今夜当面细看，方觉眉梢眼角，稍有分别不同之处。

心中忖度面堆欢，便与佳人坐并肩。鼻官边，一阵麝兰香馥馥，更不觉，魂消骨化意绵绵。同款曲，话寒暄，低笑说：何幸今宵续旧缘？一自见，贤妹入都承圣诏，下官是，情思万种又难言。故烦青鸟传佳信，诮料贤卿不见怜。好教我，百念全灰神已失，好教我，寸肠叠结夜忘眠。只说是，无情神女缘中断，却谁知，有幸襄王梦复全。虽说教，圣主宽仁施盛典，究亏是，贤卿雅操守贞坚。这其间，下官佩感难云谢，惟只愿，眉案同心到百年。一壁言时身立起，重复又，深深一揖谢婵娟。含情含笑含春色，

挽住佳人玉手尖。此际月仙偏不语，假含羞，低徊半晌始开言。

这多少话其实云何，可惜奴一些儿也自不解。

乞恕无知蠢十分，从旁饶舌枉殷勤。休将燕婉闺房语，读我逍遥槛外人。这其间，欲赋好逑如夙愿，少不得，西施只在芟萝村。仙娥言讫桃腮笑，几句话，呆了新郎文蔚君。心辗转，意沉吟，不道佳人事已闻。

可笑小峰，我那样谆嘱求他，休说破续胶之事，不道他立刻就告诉了乃姊，这真是孩子家没遮拦的脾气了。却教怎么说？

你看这，玉容薄愠语旁敲，分明是，怪我无情旋续胶。思想之间无可奈，也只得，含情含愧对多娇。

贤妹请息嗔，宽恕一二。若说此情，其中委曲，真乃一言难尽，且听下官分剖。

当时贤妹赴京华，下官是，触目凄凉日夕嗟。没奈何，方始潜行归父署，却不料，中途邂逅遇冤家。慕容纯，潘杨旧戚遗孤女，家姑母，当面将婚许少霞。念下官，再四推辞辞不得，一时失着娶娇娃。也只认，乐昌镜破缘中断，又谁知，合浦珠还志恹嘉。深感激，万岁宽仁恩似海，竟使吾，一朝撇去恨无涯。这其间，贤卿原聘当为正，将一个，副室夫人派了他。负前盟，待罪自知郎忒草，祈垂谅，钟情只在妹如花。休怨忿，勿嗟呀，这件事，只得休提怪我差。言讫深深重作礼，胡月仙，含糊笑答启银牙：

是甚说话，愈说愈奇，奴都不解也。

生长尘寰天地间，本是个，逍遥游戏一神仙。惟知山水烟霞乐，那解风花雪月缘。这其间，人面桃花虽似昔，要晓得，崔娘风调异当年。休恍惚，枉缠绵，这好梦，不在梅边在柳边。道罢仙娥含笑面，故意的，娇波一转态憨然。少霞那解机关语，只觉得，目荡神摇意似绵。耳听得，玉漏铜壶三点下，笑吟吟，含情挽手

告婵娟：卿可知，闰年闰月更难闰，今夕是，百岁鸾凤花烛天。

贤卿不必说这些乔话，下官知罪便是。夜色已深，可请安置了罢。

一者为，玉体初痊勿过劳，二来是，良辰怎使坐深宵？言完含笑春风面，近前来，代解明珰卸翠翘。注视芳容怜更爱，低低笑语赞多娇。

妙呀，若此芳姿，只怕南威之貌，西子之容，皆未能过也。不知我这薄福书生，可有此种福分，消受得起如此一位绝代佳人否？

少霞言讫笑容堆，手挽佳人入锦帏。阵阵芳兰香散溢，双双宝炬亮生辉。不道他，新娘作怪多儿戏，早将那，彩烛轻轻一口吹。顷刻室中昏又黑，那新郎，暗中笑谓女娥眉：

呀，贤卿，罗襦未解，绣履犹穿，怎便吹熄了灯烛？只听佳人小语言，灯光相照使羞添。待奴先入香衾里，君略消停随后眠。言讫慌忙钻入帐，但听那，金钩放落响铮然。要知他，本为方外无根树，岂效人间并蒂莲？故所以，一阵清风随遁去，做书人，月仙交待俟他年。单说这，新郎不解佳人意，只认娇羞故这般。于时便，暗笑亦将冠服卸，从容摸索坐床沿。轻轻推动香罗被，不见新娘玉体眠。暗笑却于何处躲，低低笑唤女婵娟。满床摸遍全无有，不禁心中称异焉。

呀，奇吓！躲向何处去了？难道方才入帐时，钻向床下不成？

心下思量笑不禁，低呼贤妹又呼卿。休作耍，不成文，快请归眠入绣衾。连唤几声不见应，时间不觉更疑猜。

呀，固是希奇，向那里去了？好笑夫人倒会作耍，待我穿起衣来寻你，到底躲在哪边。

文公子，自言自语又穿衣，蹬上双靴提一提。移步登时离锦帐，四围摸索唤低低。昏暗暗，黑迷迷，遍处搜寻不见伊。

此时月色已落，又无灯烛，房中对面观望不见。文公子遍寻不得，又摸不着火具，心下不胜惊疑，只得高声叫唤对房婢姬快快起来，取火照看，新人不知走向何处去了？

惊醒了，众人个个动疑猜，忙忙的，立刻披衣不暂挨。取了灯儿同走过，细照看，遍房不见美裙钗。人人吃吓浑呆了，只叫奇哉又怪哉。此际文郎神似失，一言不发面如呆。迟之良久方传谕，快到那，霞照堂中去报来。喜姬闻言连道是，莫非那，千金与父叙情怀。文君便道无斯事，才适房门系我开。记得解衣方欲寝，新人笑语是相偕。忽教吹却双枝烛，他自便，蓦地潜形下凤台。未必去，霞照堂中寻父弟，那有个，新娘作事恁无才？情怪诞，事违乖，自是前因命里该。道罢长吁连跌足，相催着，堂前报信听尊裁。那一班，喜娘愁婢忙无措，正自匆匆下玉阶。

忽听此言，喜姬们便道：恁地说时，更是奇了。好好的新人，半夜里却向何处去来？且待我等，往那厢去寻一寻，看也在不在再处。终不然就不见了不成？倒是笑话。一头说着步忙移，手照高擎走如飞。径往姜公修撰处，急急的，高声呼唤叩双扉。

姜老爷与状元爷可睡下了么？新房里面小姐忽地不见了，可曾到这里来呀？

几个人，叩户高声叫呼连，原来那，房中乔梓尚无眠。方窃议，恁奇端，忽听其言自了然。不免佯为惊诧语，双父子，开门立刻出雕檐。一同走到新房里，姜工部，故唤娇儿在那边？榜眼于时迎步上，从头告诉恁奇缘。门未启，户重关，表妹终须不是仙，却怎教，蓦地亡之踪迹杳，这一件，希奇怪事怎猜焉？姜公听了东床语，也只得，故作凄凄叹息言：

咳，罢了罢了，我为了这个女儿，也不知受了多少的冤牵，若干的气恼。难得个圣上宏恩，一朝放出，成就姻缘，

重完骨肉，这侥幸自是出乎意外。正喜父女相逢，大可畅谈数日，也出出我这一向胸中的积郁，谁知话也与他不曾说得一句，这作怪的妮子，倒又忽教不见了，真也幻极怪极。天乎？命乎？却教我怎说耶！

姜公叹恨故佯云，峻壁旁边亦道因：向闻知，姊姊聪明常学道，这一向，多应妙旨已通灵。因而一旦潜形去，不恋人间爱与情。自古言，一子成仙荣九族，爹爹不必过伤心。便是他，文兄亦可休烦恼，幸得这，举案齐眉早有人。传闻那，表嫂夫人贤更美，又何必，吾家姊作赘瘤生。倒是吾，雁行乍叙旋教散，不识这，姊弟何年会得成？言罢状元连跌足，文公子，时间恍惚失精神。言不答，耳无闻，正自惶惶香士临。谢探花，为听外边声似沸，忙忙又复起抬身。与同奴仆诸人等，来到新房探个明。有的说，寓馆年深空阔久，莫非出怪摄千金？有的说，忽然一霎无踪影，想是成仙赴玉京。亦如他，当日嫦娥奔月事，否则是，三更半夜那方行？有的说，千金才貌人间少，原像神仙降世尘。有的说，今日红鸾星未吉，因遭恶煞祸新人。纷纷议论称奇事，各各猜疑说罕闻。此际状元能做作，便带领，一班奴仆细搜寻。持火把，点明灯，去到那，各处房间照一巡。不见一毫形与迹，大家只叫好奇闻。忙忙乱到东方白，听得谯楼已绝更，方使各人归自室，和衣歇息暂安身。

话说姜公父子，当时假忙了一会，心下原本没事，便各自回房安息。只有文少霞神志凋丧，如醉如痴，独坐在新房里面。谢公子再四劝他出来，只不肯动身。春溶无奈，只得由他，也便自去了。

文公子，无言兀坐面如呆，真个是，含恨含情怒又哀。就犹如，冷水一盆浇脊背，却好比，寒冰千块塞胸怀。竟相同，名花欲折风吹落，真有似，华月刚圆云又来。意迟迟，暗道莫非今是梦，

魂渺渺，含糊半晌唤裙钗：

你这二位姊妹，快来唤醒了我，我可是在此做梦，梦魔去耶。

蓦地高呼声气扬，失笑那，怜娘惜姊两红妆。称贵客，告才郎：你看这，曙影熹微已透窗，今夜通宵全未睡，好好的，几曾梦入黑甜乡？想因失去新娘子，贵人是，神志模糊语似狂。这奇文，奉告宽怀休着急，姜小姐，向来惯会捉迷藏。奴们记得新春日，小姐呻吟病在床。姊妹夜深同伺候，恐其寒冷与添裳。却谁知，揭帏不见娇躯卧，直吓得，我等魂飞魄也扬。欲去呼人灯又灭，楼中一片黑茫茫。正然无法同悲哭，忽听得，小姐床中笑如狂。不说他，自弄跷蹊多好戏，反道我，二人见怪造荒唐。这情由，莫非亦似前番事，又在此，巧弄潜身戏法藏。文少霞，当听斯言尤骇异，半惊半喜问红妆：所云果否是真确？索将彼，一向行藏对我详。是几时，习此旁门多幻戏，系谁传授技深长？二人听问分明诉，这个是，我等随他已过江。船泊广陵留作伴，伊随把，自家二婢遣归乡。那两个，女奴转背刚刚去，不道他，小姐轻生便自戕。钻出纱窗投入水，幸人多，登时捞救又还阳。拿滚水，灌姜汤，骇得人人慌又忙。醒后千金增苦楚，看他那，神情一路好凄惶。时时痛泣衣全湿，夜夜悲吁梦不长。是这般，直到行交山左地，姜小姐，忽教变却旧行藏。从斯不见餐于口，每日惟看笑满庞。我等背他言一句，千金立刻便知详。我二人，怀疑不解何缘故，直到了，五月之中入帝邦。万岁欠安无召见，送去到，画楼别苑歇行装。便相逢，杜家姊妹双闺秀，他三个，同病相怜甚愜肠。迨后来，圣驾安痊游幸至，着内侍，特宣小姐侍君皇。不道他，一时使出惊人术，满楼中，白雾迷漫身隐藏。几次几番皆若是，并匿却，杜家二位女红妆。一时激得朝廷怒，大动天威不可当。亏杀他，仁厚西宫为劝谏，方才免得斩云阳。自此

后，闲居直到新年过，楚贵妃，懿旨传宣入禁墙。详问千金前后事，那意思，施恩欲放转家乡。这真教，娘娘一片殷勤意，却不料，小姐无知语似狂。说什么，未识何为家与国，说什么，不知谁是父和娘。正然诘问言无尽，偏值皇爷驾到将。瞥见玉容龙意注，遂传侍宴在宫房。呈妙舞，捧琼觞，小姐希奇更出常。舞入半空离地起，惊坏了，九重圣主与娘娘。连声吆喝方才落，万岁钟情赐玉浆。宴至夜深刚撤去，那皇爷，欲留侍御挽罗裳。谁知烈性终难改，一霎时，撞死金阶殉节亡。亏了西宫贤德性，命诸人，多方解救又还阳。仍将遣送朱楼去，姜小姐，自此奄奄未起床。万岁是，日遣御医为诊视，时差小监赐羹汤。百般调护身难起；看他那，命在悬丝是可伤。前日楚妃临凤驾，殷勤慰谕意深良。回宫想必求天子，因此施恩释放将。想千金，旧约完成应好合，却不知，何缘遁去又潜藏。休懊恼，慢彷徨，要晓得，他这行为习惯常。上告贵人权等待，少时或者亦回翔。二娇细诉当初事，文公子，默默无言自忖量。

呀，听此二女之言，岂不更属蹊跷奇怪了。

清风烈女守操持，这个是，殉节捐生自有之。怎么会，左道习成奇手段，怎么会，凭空起舞细腰肢？窃思他，温柔端重闺中秀，殊非是，妖妇当年胡永儿。若使二姬言果确，早难道，佳人故戏我情痴？何致此，怎如斯，这事难猜实费思。

咳，罢了罢了，一场好事成空，反勾起我万种愁思不决。

想必是夙世无缘，书生命薄，不该得此绝代佳人为偶，故生出这许多变幻来，有恁说得，只索置之可耳。

心中辗转自凄惶，使命双姬退出房。觉得浑身多困倦，欲思偃卧解衣裳。推绣被，上牙床，忽见衾中履一双。想必佳人遗下物，便将取过看端详。无染垢，有余香，三寸犹无不用量。但只见，一对红菱小绣鞋，做得那，针工精致妙无偕。嗟他物在人何在，

早不觉，手执花鞋一霎呆。这而今，弄玉不知何所往，独剩下，无聊萧史守秦台。文少霞，沉吟翻过花鞋底，上书着，包你和谐四字排。益觉希奇疑更骇，莫不是，玉人今夜果归来？真幻也，实奇哉，怎使娇娃作事歪。这期间，究竟系何奇幻术？恁举动，清平世界惹人猜。思量正欲收将起，鞋尖内，落出团团字纸来。取向灯前忙展看，原来是，七言二绝玉人裁。

其一

一笑倾城绝代姿，东风吹改旧花枝。
个中消息无人晓，惟有英娘自得知。

其二

为惜秾芳委路尘，瑶天戏降步虚声。
玉郎珍重休相顾，长伴吹箫另有人。

当下那，公子观诗更动疑，这件事，果然愈出愈希奇。词中口气非姜女，便是这，笔迹由来也两歧。故谓云，不必玉郎劳眷恋，惟止有，英娘自悉此中机。细猜详，此人大约神仙降，明看出，惠妹多应不是伊。但不知，到底本人何所在，难踪迹，天涯海角那方栖。情未断，事难期，却教我，这段相思怎救医？

呀，且住，他这鞋上，明书着包你和谐四字，言虽涉戏，话岂无因？或者良缘尚有望也。

少霞是，思之于此略宽胸，一转念，又忆多才姜小峰。这期间，大有跷蹊情节在，莫是他，佳人易服走山东？逃弄玉，请飞琼，接木移花两冒充。

不错呀，不错。方才听那两个女子说，是姜小姐自到了山东地面，就改了素日行藏，迥不是向时举止了。细细详来大可疑，这一个，状元多半即吾妻。不然怎得花容像，必定佳人就是伊。亦况且，我在舅家时日久，他家之事尽知机。

几时听见母舅有甚外甥生子匿在乡间的事？

舅母宽宏淑且慈，亦且是，外婆切望弄孙枝。每听他，家人共祷熊黑梦，岂有个，既得佳郎反匿之？更又斯，峻壁清才诸擅绝，居僻地，是谁教授习书诗？便作教，聪明夙慧前生带，少不得，颜孟当初也有师。

这也罢了，不必说他。怎么去年京报到来，报他公子中了解元，母舅那般一口咬定，并无儿子，当作笑谈。是何意见？殊不可解。

合家详究问谆谆，为什么，母舅无欢反动嗔？立刻抽身厅上去，发威逐出许多人。追思实乃希奇事，有几个，子掇巍科父不欣？

这也置之不论，只算小峰无赖，冒认别人门户。

怎么又，日前父子会监中，那样凄凉动苦衷。两下依依多顾恋，别时母舅泪垂胸。姜郎更是无消说，那几日，废寝忘食欲死从。这其间，度理揆情明可见，猜破了，状元必是女相充。

是呀不差。还更有一件希奇之处，愈觉可疑。

表弟如其果是男，何为动止避嫌疑？说什么，因亲持素难同席，说什么，性爱清闲喜独眠。香士有时来取笑，沉下脸，立同变色发威严。纵便他，男儿古怪应无此，这光景，必是娇娃无用言。公子心中思到此，早不觉，登时展放两眉尖。自嗤何乃才疏浅，牖传日，反使娇妻占了先。

咳，此事喜虽可喜，忧亦有忧，这段姻缘，究不知作何结法呀！

表妹更妆坤易乾，这一桩，阴阳紊乱罪名添。再加李代桃僵事，未必君皇肯赦宽。我今宵，便作知他真是女，这时候，也难说破去扬言。防祸及，恐株连，反误佳人命又捐。休惹其，玉碎珠沉徒惋惜，也只好，消停缓议这姻缘。多才想罢抽身起，霞照堂，来探乔妆美少年。却值侍郎身睡着，对房中，小峰独坐绿窗前。声寂寂，态翩翩，在那里，淪茗焚香静展编。半低头，两道春山颦